史記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武靈王子 徐廣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躄音并○索隱曰上躄音壁下音槃 先槃反亦作跚音同 如字正義曰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

史記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證反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正義曰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癃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謂背疾言腰曲而背癃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
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
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
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
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

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 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凿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
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
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
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
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
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烏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

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一説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

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皐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

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計人）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
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
衍過趙（索隱曰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
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
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
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

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曰蹻音腳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矣而制媾者

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

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
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
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
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
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
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
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
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
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
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
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
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

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祖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婢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
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
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徐廣曰眘音慎）樓緩聞之往見
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交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臥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棄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免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據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乎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許燕有虞顧

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貌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距強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說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甚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纔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雖日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邯鄲幾亡非數而譙周乃稱長平
之陷易將之咎何態乎、原吁何惑哉

史記卷之七十六

# 史記卷之七十七

吳興淩稚隆輯校

##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槹桔槹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嬴讀之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甫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匹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

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
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
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
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
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
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
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誅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畜於今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

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嚄音烏百反唶音莊白反○索隱曰嚄唶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嚄大笑唶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

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呂忱曰韊盛弩矢○索隱曰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

盌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
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
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
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
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

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鄗音霍鄗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一作醬○索隱曰徐褒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
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
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
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相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
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
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
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
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
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
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
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
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

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
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
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遏之秦兵
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
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
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
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
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
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

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後）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無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卻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矣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謝然而歸合諸侯之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聞日以至於世蓋無忌之名發者侯生而全於毛薛侯之策之奇毛薛之匡康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辰曰孟嘗平原外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上至三千人者工迪嘗以饒廣唯馮生從事

一乘入秦使孟嘗復免於齊平原與楚約
從非毛遂魏又幾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
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
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
三千之一也以微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
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
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
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
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
之謀聽駕歸魏以卻彊秦之圍凡四人者
此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
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
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
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
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
戰趙入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日暮下
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嘗
懦將之所教而洞脅不振之餘也又繼其

文見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善削弱其形
而內實有以一入萬人之心而兼其氣論
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見其
棄堅而為璧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棄
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日
慕亦惟有下耳三十餘公子以二使其王
國之師而其入又皆悃脅不振之謀也國
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頊刻之聚合也
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秦驕
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縣叢以為
璧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屬以
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卷之七十七

史記卷之七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横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

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
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
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
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鬭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
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
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
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

也並內衍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

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

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皐有邢丘。

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

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

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

○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

留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

曹州考城縣東齊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婁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過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十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貪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葬處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縱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

王於姑蘇敗干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踐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趯天歷反毚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
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

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義）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　正義曰廣言横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

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
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
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
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
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
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正義曰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
[illegible]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
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見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
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
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
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
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

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吕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

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無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
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
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
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
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
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

日周易有無妄事其眞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然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

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養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監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懵懵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盈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售娠姬于考烈王而生悍文信售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敗于政春申兔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爲小人奇貨之戒哉或曰悍非歌之娠也園姝欺歌而歌又以其欺者世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于園姝進說之時鋑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邪謀而色蔽禍心發人家國則亂嘗而已以亂召亂罒固宜然黃歇之荒不在于是矣

朱英而在于閹姝也

史記卷之七十八

史記卷之七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亦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遫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畢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謂溲也溺音奴弔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祖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郭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也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虢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

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夷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羋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蒞）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璞音亥劉伯莊云琢玉未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謂上之豈厚謂擅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跂己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溉音同○索隱曰溉戰國策作闗謂闗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徐廣曰一云復持車○索隱曰[illegible]徐樓戰國善文也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憫然音愍又一作閔音旻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集解徐廣曰洒音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肅爾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
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據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
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之過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
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
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
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
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
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
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
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

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

因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

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溷先生也言溷○索隱曰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秦代承亦舊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嵏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

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
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犬壯也是韓盧為大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
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
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
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猶嚴）（索隱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

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藉亦音同賫音資兮反言爲盜賫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呑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妬不拄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蒲之師不得下相救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正義曰韓兼汜南一宜陽令二
澤路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
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曰閒音閑臣居山東時聞齊
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
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
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命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說也擢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因使縣官給車乘以從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云一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今之䌷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盖謂雎爲少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

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髪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

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隕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眞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貞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亡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徐廣曰蘄代曰起少曲一曰而屬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屬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明年與南鄙實高平相道秦昭王

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與下為音于偽反許言貴而結交謂深言義貧貴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

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聽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

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
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驚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
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
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鄰近也○正義曰故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因城河上廣武 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
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

日馬服子趙奢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日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鄭氏颜音匠琰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槀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
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
曰論士能言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
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
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
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
曰激訓勵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正義曰不錡禮曰干
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
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甚

左傳云國子實饒齊季氏虔曰季孫稱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

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蝎一作仰巨一作渠◇

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謂肩巨於項也言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

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卒◇索隱曰[illegible]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illegible]齃

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

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

肥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曰持粱謂作粱米之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

肥當為書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集解徐廣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腳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腳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

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賓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

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銳反）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毁譽）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務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

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故令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也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
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
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
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
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
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
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
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
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鷄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嘷○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皎○正義曰呼火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
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東裂楚地方數千里持
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
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
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
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
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

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
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
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
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
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
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
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
勁吳令越成覇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言屈謂志已屈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亞馬弈指曰博懸者設不分亦行關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之分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其小爾喻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行棋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秦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
白公鮑續白起曰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
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
可以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
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
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
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
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
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

以欲有而不知更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
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
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
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
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
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
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
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
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陳德曰二子范睢蔡澤也睢厄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無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詭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羅摺倚秦市趙求報讎齊綱成辯智范睢招奢勢利傾奪一言歲叢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勲而逐之可也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于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聞頴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教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方維禎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擅取其福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爲戒感侯夫澤之再三辭說而後講辭言之旁邑觀局則明當局則昏應侯之退已合退于請藥賜死之時而待死不退遂壽澤奪其印晏之勢吾圖未知其死所吾危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雎于王而使人華于雎哀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只是以害雎者故雎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截雎一不數月即謝病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遑

羲憂辭于秦以封君令聚
若遲者不謂之哲人乎
黄震曰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
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黄雀在
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
也彝若雖當君臣疑閒之際則澤攘之也
易雎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辯譽
蔡之餘竊富貴耳澤然非雎以鑿闓罷王
毋于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
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盧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辯士也太史公以
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尚陰譎雖亮
凡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
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譎息盈虛之正
理雎丞後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讓
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
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者寵知
獲免之尊寵知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
止受弱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辯雖工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國八號遂棄相印與雎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卷之七十九

史記卷之八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

忘郣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

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有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議毅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

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

於重丘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

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徒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

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

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
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
失齊又怨 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
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
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
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
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
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
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
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蓋世上人主之心故使魏寄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

正義曰莊頴云兄同與羣臣也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二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二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言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曆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說汶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

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忘燕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雖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數以數受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焉

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覽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

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奓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與變同歸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閒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
其相栗腹之計 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 欲攻趙而問昌國
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 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
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
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
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索隱曰民

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自守其志三年入又然後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節不為之守法也二子遯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乃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知燕民未知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請取之君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
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
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
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
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
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
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
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記不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閒報書義且鞬旣明君試間間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音發慈非有大德以服齊人之心不遇連勢借力乘亂攻昧發弁盡其國華攻拔二邑而入秦忘燕其亂後作以秦之強矣

國廢處秦其積衰漸以兵威而反其起而
亡秦者猶六國之後也况當齊之揺盪乎
乘毅之智必見其齊難養之形發閔以叢
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
識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執
者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
反城與地則恩洽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
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
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
不失為桓文惜乎不及此也
黄震日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
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
狗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
者齊王保於莒有田單覆車之勢齊方憤
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邪
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之報燕惠王
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交戰國反覆
復為趙而歸燕云既無慊傳之子孫亦然
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卿信義

之入于入深矣然則
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卷之八終